



通志堂集卷十六

涿水亭雜識二

唐肅宗撤西北邊兵平內賊代德遂以京師為邊鎮明棄三衛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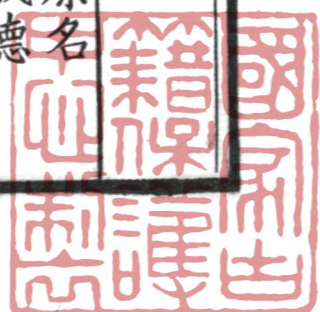
明於金陵關中洛陽無不可都 本朝惟都燕足以兼制南北而明預建宮殿於三百年前天也 陸廣微吳地記云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王圻續文獻通考云南宋江南水田每畝租六升明洪武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年凡淮張之文武親戚及籍沒富民之田皆爲官田宣德實錄載太守況鍾疏云蘇田以十六分計之十五分爲官田一分爲民田所以洪武加租至二百二十萬也建文曾減之燕王篡位悉復洪武之制後又漸次增之至二百七十萬蘇之田租雖重其逋負時有蠲赦民謠曰朝廷貪多百姓貪拖萬曆末年上司恐州縣橫征揭榜令民納至八分不許復納

宋之漕法積於半途次年至京遇有凶饉處轉運

使得以轉移其間民以不困蔡京改爲直達以濟徽宗之妄費而漕法始變

明之軍衛仿唐府軍之法其後官存而軍丁漸消遂無實用召募起焉既有召募之兵而軍衛之屯田如故徒爲不肖衛官所衣食亦困民之一端也明都於燕海運最爲便利元史載海運之逋負少者每石不及三合多者不及三升然須選近海爲官丁乃可陸地之人談海色變不足與言

捕勒魚處當充濟之東海運之半道也何獨於北

半道而難之

鑄錢有二弊錢輕則盜鑄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煩擾重則姦民銷錢爲器然紅銅可點爲黃銅黃銅不可復爲紅銅若立法令民間許用紅銅惟以黃銅鑄重錢一時少有煩擾而錢法定矣

禁銀用錢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權於上耳以求贏利則失治國之大體

中國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積氣天主教人於萬曆年間至始言氣無千古不動者以望遠鏡窺之皆

小星也歷歷分明

西人云望遠鏡窺金星亦有弦望夫月借日光以有光故有弦望金星自有光不仗日光不知何以有弦望

武侯木牛流馬古有言是小車者西人有自行車前輪絕小後輪絕大則有以高臨下之勢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馬乎而坎壈曲折大費人力也

西人測五星謂近地二十度雖晴時亦有清濛氣

星體爲此氣浮而上登不得其真數須於此氣以上測之又須有次第乃正如木水金前後相次而行欲測金星先測木星在何處俟其西行至某度乃於其度測水星又於水星上測金星乃不受清濛之混誠良法也

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

西人醫道與中國異有黃液白液等名其用藥雖人參亦以燒酒法蒸露而飲之

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名曰耳目資

唯諧聲一門非六書也

西人長於象數而短於義理有書名七克亦教人作善者也尊其天主爲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

後世言曆者必宗元史以曆書爲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明朝鄭世子之於樂亦然余嘗謂作明史樂書宜以冷謙所作用於朝廟者爲上卷刺聚鄭世子樂書之精義爲下卷後世言樂者亦必宗之同郭守敬矣

世子於古人惟取管仲子長之說而極輕班固荀  
勗以下不論也自漢至宋能歷歷詳舉其故可謂  
異人世子外祖何塘謂黃鍾之體本是一尺乃度  
尺也以度尺分爲九寸名爲律尺非有二也此論  
旣出孟堅以下之醉夢皆醒矣世子之學自何公  
開之

世子謂漢人以度尺之九寸爲黃鍾律短故樂高  
最爲有據且出自世子誰敢有疑竊謂樂聲之高  
不始於漢也男外陽而內陰力壯而聲下女外陰

而內陽力弱而聲高故女之歌聲高於男者二律  
倚之簫而可證也夏桀作女倡樂聲之高殆始於  
此古之簫卽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長短作一排形  
如鳳翅故楚詞曰吹參差兮誰思也然管多而一  
人吹之何以高下曲折繹如今之簫乃古之簫名  
異而體同王褒有洞簫賦不言其狀未知洞簫卽  
簫否

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如參差竹九歌吹參  
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序發參差于王子皆言笙

李善注則謂洞簫

五音有二義一者高下二者類聚高下者宮商角變徵羽變宮也類聚宮大而濁商清而冽角徑而直徵文而繁羽細而碎此之謂類聚其類以成調故曰類聚竹聲唯有高下絲聲兼備二義今世以琴之第一弦爲宮非也乃太律之徵林鍾也第二弦爲太律之羽無射也第三弦乃爲正律黃鍾宮故國語曰聲莫大於徵非謂正律徵也唯作八音而無人之歌聲謂之徒奏唯人聲而無

八音謂之徒歌徒歌曰謠謂此非謂民謠也旋宮至姑洗仲呂則聲高極非人聲所能倚故有徒奏而徒歌則興到者隨便爲之耳

明代之樂冷啓敬所作聲下而濁其黃鍾乃太律之無射下於正律黃鍾二律朝天宮道士云凡用於郊廟者以啓敬之大簇爲宮若如啓敬之法聲如梵唄矣作者無過習者之門道士所用適是古之黃鍾所以房庶爲伶人所侮而不覺

革薄則聲亮厚則聲雌木金石薄則聲下厚則

聲高議樂須學士與伶工共成之學士知古不知今言理不言器伶工知今不知古言器不言理彼此相譏在虛心者則彼此可以相成也人之虛心者鮮則成偏見鄭世子博極羣書又甚習伶工之器所以特絕

樂者聲也凡以算數言樂者多拘泥參差不合於律鄭世子二藝俱精以算算樂妙有神解河南久被兵火未知書版不散失否世子文筆稍蕪書繁難於翻刻得健筆徑省其辭存三分之一庶可易

傳

考工云魚膠黏凡黏之類不能方不能方謂易翻也而今世之弓必以海中石首魚之膘爲之未有用鼠膠者也考工弓體又上壓而下竹今弓胎多用竹激矢能遠木胎者不及也

宋人歌詞而唐人歌詩之法廢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今世之歌鹿鳴塵飯塗羹也

擾讀

伶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

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擾伶實始於此



宋時士大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自獲作而舞遂廢

今所噉之烟草孫光憲已言之載於太平廣記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噉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噉烟三千餘載矣

史記烏氏倮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爲築女懷清臺此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強之本教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詭云強幹弱枝之計者亦暴秦之不如矣

高歡問爾朱榮聞公有馬十二

谷云云以谷量馬乃邊陲舊俗也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猶摧亦後世敦厚同年之意也

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周李孝軌封竒章公隋牛引封竒章公

齊氏胄子以通經入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陵宋游卿而已

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李文博云

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此與晉元帝所云此事豈容卿等有勲正可相合

宋文帝欲犯河南行人曰云云大武帝聞而大笑曰龜鼈小豎自顧不暇何能爲也宋時有龍虎大王亦佳對也

唐昭宗欲伐李克用李茂貞無可將者而朱溫楊行密輩其下智勇如林蓋朝廷用盧攜王鐸之流其所舉者李係宋威耳智力勇藝者壅於下悉爲強藩所用

永嘉時事大壞唯有南遷而已王衍賣車牛以安衆心不久隨司馬越徑去棄其君於賊手世說載之以爲美談劉臨川非有識者也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竒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見駱賓王討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

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  
死若梁元欲赦王偉却不可同年而語

沈慶之議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  
事何由濟後顏峻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  
參預何得不敗白面黃頭恰可相對

劉歆自以朝政多失作遂初賦以歎往事而寄已  
意其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竒內光自得真  
兮寵幸浮竒竒無常兮寄之去留亦可傷兮大人之  
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

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其言頗似曠達而為莽  
佐命終致夷滅視孫綽之賦義正桓溫相去何啻  
霄壤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  
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中晚唐立君必由寺人南宋立君必由權相其國  
可知

劉琨經略遠不及祖逖東晉人絕重之尋名不責  
實之故習

陶侃勤於職業虛浮之士不敢議之功名顯著故也何敬容亦勤於職業虛浮之士即大譏之敬容能早知侯景之反梁人不能及後世亦頗忽其人甚矣邪說之害正也

漢陳蕃日期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唐陸象先謂人曰賀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是學蕃語

騏驥得伯樂而後脫鹽車青萍結綠得薛卞而後長價然則伯樂薛卞有功於良馬寶劍也多矣二

子名亦以是不朽則良馬寶劍亦有功於二子矣北宮純涼州所遣以衛京師者也於漢兵恣橫時累挫其鋒陸氏不負晉純亦不負陸氏矣

白敏中以李贊皇薦得入翰林及爲相詆贊皇者甚力呂惠卿以王荆公汲引得預政所以摧害荆公者無所不至三代以還似此者指不勝屈是可歎也

黃雀白龜蛇魚之類猶知銜恩圖報況人乎彼懷私罔上負恩蔑禮者曾蟲魚之不如矣

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  
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以見東坡  
劉元誠事司馬公在朝不通書問閒居則問無虛  
月巢谷徒步訪穎濱於漳海之南今無復若人矣  
韓退之自其遠祖麒麟以文名於北朝文業不絕  
數世後至其父仲卿兄會文譽益甚傳至退之遂  
爲一代醇儒其子昶符與諸孫皆舉進士而昶子  
襄復狀元及第韓氏流澤可謂長矣

漢晁錯議削七國其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南齊

徐文景方貴盛其父深憂之曰我正當埽墓待喪  
耳唐路巖屢遷要地其父寄書曰聞汝已判戶部  
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僕射是我必死之日也  
彼皆不學無術而識見若此巖延年之母爲其子  
埽墓地李絡秀知其子周嵩周顛俱不得善終二  
人女子耳而有識見尤難得

李益文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賄求  
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天下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  
李益同在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曆十才子

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史韓翃德宗命知制誥  
曰與詩人韓翃

漢高帝素恨雍齒比沙中偶語張良勸帝封之以  
厭衆心偶語果息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晉文公  
出亡里鳧須盜其資而去文公饑餓不能行介之  
推刳股以食然後能行文公返國國人多不附乃  
赦里鳧須之罪使之驂乘遊於國中見者皆曰里  
鳧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晉國大寧良策殆本諸此  
蔡京當國刻黨籍碑凡忠臣名士一網俱盡然其

中亦有本非君子而偶以一事不合京意亦指爲  
黨平生過愆顧反得洗雪如曾布曾肇王覲章惇  
輩不可枚舉宦豎亦近三十人漢皇甫規深以不  
與黨人爲恥數子碌碌乃獲附驥尾士固有幸不  
幸耶

漢顏驄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  
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唐盧照鄰著五悲  
文自以高宗尚吏而已獨儒武后尚法而已獨黃  
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已廢噫士之不遇如

二子者亦多矣悲夫

秦陵金井內水孔如巨杯水仰噴不止楊名父子  
器親見之歸而疏諸朝請易地事下工部湯陰李  
司空鑑怒其多言害成功陰令人塞其孔謂誹謗  
狂妄奏命錦衣官校枷杻押赴陵所驗看名父親  
三木朝辭候駕詩曰禁鼓無聲曙色遲午門西畔  
立多時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癡羣議  
已公須首實衆言不發但心知殷勤爲問山陵使  
誰與朝廷決大疑孝廟竟葬此中

苻堅銳意伐晉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及登晉陽城望晉兵部陣嚴整憮然而懼曰此亦  
勁敵何謂弱也五代慕容彥超謂漢隱帝曰臣視  
北軍猶蠛蠓耳退問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此  
亦劇賊未易輕也兵甫合輒先遁二事如出一轍  
耿弇爲張步所攻光武自往救之或謂劇賊兵盛  
宜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  
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李道宗將  
四千騎擊高麗皆以爲衆寡懸絕宜深溝高壘以

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  
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二子武夫也其所見乃有  
儒生不及者人臣當以此爲法

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爲尚書又薦故冀  
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賊受罪舉并以劾雄  
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  
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雄曰進君適所以自  
伐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  
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

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  
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  
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  
之舉也

宣光周  
舉字也

天下益以此賢之梁冀跋扈帶劔入

省尚書張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劔冀跪謝陵  
不應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罰一歲俸百官肅然  
冀弟不疑爲河南尹嘗舉陵孝廉謂陵曰昔舉君  
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  
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媿色二事乃相類



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

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新唐書載此事謂姚崇巧於料事而知古薄待所知至動人主之疑終身不復用可見倫理一也交友不能信者事君必不忠

錢徽傳長慶元年徽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故刑部侍郎楊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

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罷李宗閔與元稹有隙宗  
閔子壻蘇巢及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紳  
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皆  
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於學士元稹李紳  
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  
知制誥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烏散餘  
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書  
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  
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

開悟徽曰不然苟無媿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  
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嗚呼如徽居心行  
事休休有容大臣器量也

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  
爲竒絕然亦有所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翠蓋齊  
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  
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然勃則青出於藍也

考唐書文廟下不言籩豆之數明憲宗實錄成化  
十二年七月祭酒周弘謨請增籩豆舞佾言唐立

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袞冕宋徽宗攷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尊崇孔子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乞敕禮部會議增十籩十豆各爲十二從之是成化以前至唐宋用十籩十豆逮憲宗始用十二籩十二豆後張璠更定祀典復用十籩十豆也其略如此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孝宗隆興元年癸未進太祖建隆至開寶十七年事一孝宗乾道四年戊

子進太祖建隆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一孝宗淳熙元年甲午進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六十年事一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合寫長編重進又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今只存五朝事迹

明制父兄官三品大寮子弟不得居言路考之前代不然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憲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

也更可相賀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鄭絪憲宗  
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絪餘慶從  
父是澣爲從孫時正官右補闕只以三鄭列傳證  
之唐父子兄弟從祖孫不相避明矣惟杜佑列傳  
佑子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  
嫌再徙祕書丞然不過嫌之云爾初未嘗如明制  
必相避者也

韓魏公三守鄉郡每謁先壠輒有詩自矜其榮遇

如曰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躬得奉牲醪霜威壓  
野寒方重山色凌虛氣自高衣錦不來誇富貴報  
親惟切念劬勞又曰晝錦三來治鄴城古人無似  
此公榮首過先壠心先慰一見家山眼自明又曰  
風入旌旗撼曉光兩塋親展喜非常濃陰蔽野瞻  
喬木逸勢橫天認太行自歎重茵寧及養縱垂三  
組敢誇鄉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子房又  
曰暫趨先壠弭旌旄因恤吾民穡事勞田舍罕逢  
車騎過聚門村婦擁兒曹又曰兩饗先墳已致誠

却嚴軒從指東塋鴻驚去旆參差起馬避柔桑詰  
曲行又曰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纛埽松軒衰  
殘豈足酬恩遇光寵徒知及祖先如此者不一而  
足孟郊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王  
禹玉云出門四塞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論者  
咸議其器量二人者雖不可與公同語然比之向  
時刺客取首延頸以授吏碎玉琰笑而撫之若兩  
人矣

遼曲宴宋使酒一行屬箎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

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  
歌擊架樂角觥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  
春風小契丹蓋紀其事也至范致能北使有鷓鴣  
天詞亦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關山則  
金源燕賓或襲為故事未可定耳

玉堂賞花會賦詩者四十人學士則南陽李賢安  
成彭時樵李呂原莆田林文安成李紹永新劉定  
之錢塘倪謙東吳錢溥侍讀則金城黃諫詹事則  
廬陵陳文長洲劉鉉侍講則眉山萬安漁陽李泰

中允則古杞孫賢贊善則范陽牛綸脩撰則吳中  
陳鑑博野劉吉錢塘童緣華容黎淳編脩則西蜀  
李本毗陵王與餘姚戚瀾宜興徐溥瓊山丘濬泰  
和尹直安成彭華雲川陳秉中臨川徐瓊四明楊  
守陳臨江吳匯檢討則嚴州傅宗安成張業河東  
邢讓翰林五經博士則天台鮑相典籍則西蜀李  
鑑泰和陳毅侍書則浙江謝昭其二人則禮部員  
外郎臨淮凌耀宗中書舍人江東曹冕詩成李賢  
序之彭時作後序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  
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  
異作額間黃唐温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  
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  
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  
温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  
此眉妝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俗  
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爲佛妝温詞  
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

天天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此則面妝也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  
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  
京俊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小錄問  
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  
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  
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孺  
卿介甫晁李中寶臣任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安王  
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  
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  
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  
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  
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輯其先友手翰中有  
劉百熙字善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  
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鑄者字才卿別是一  
人也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負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

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以童子拜官者多矣元童子科見於選舉志者一十六人仁宗延祐七年舉陳聃則大興人也

明弘治壬戌狀元康德涵海榜眼孫直卿清皆以不拘小節被劾去國然二君實才雄一代德涵詞鋒如雲直卿勁氣毅然不可奪論者謂二君爲是科冠冕以忌嫉者多老於擯斥可惜

蕭道成旣篡宋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

攀廢帝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西涯李閣老詠田蚡樂府曰誰云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語意本諸此

庾子嵩日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卞壺目叔向曰朗朗如百間屋乃成一佳對漢人目李元禮曰謾謾如松下風此等標榜語亦是當時習氣

鄭銳郭仙舟獻詩不切時事惟崇道德玄宗皆令罷官爲道士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爲僧孔武仲



曰如使佞佛者為僧諂道者為道士則士夫為異論者息矣

官制五品以上者為大夫六品以下者為郎官皆散官也然各實於官銜之上如曰光祿大夫太保承德郎某部主事之類惟翰林則實於官銜之下如曰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之類蓋史官尊重不欲以散官壓之自明時重翰林始

明時朝貴三品則乘轎廕子封及三代俸入優厚

例以隸執長柄大扇擁護四品以下只於馬上用翼扇遮日而已自九卿外三品者多在閒散地如太常太僕光祿卿京兆尹之類弘治間多陞僉都御史威權雖重然僉都係四品階儀制反減削矣至末年僉都御史出城即乘轎至今僉都為巡撫者肩輿用八人假用三品儀從也國子祭酒則自燈市以北改用大轎故祭酒僉都與府尹皆曰半城轎府尹本三品不知於何處騎馬

明朝翰林官五品多借三品服色講官破格有賜

斗牛服者毛公紀歸田雜識云當孝宗朝東宮出閣選侍講讀是時禮重宮僚特賜予或親御春坊面賜溫諭坊局官即用孔雀金帶服色及奉朝省親使用仙鶴服色犀帶又云故事每歲親郊慶成賜文武大臣宴於奉天殿上御寶座尚膳進饌傳旨官人滿飲教坊九奏樂具如儀余自爲翰林院學士即得如例升殿以五品官坐於四品之上三品後蓋屢預焉我朝大臣賜坐僅見此與耕藉幸學而此爲尤重又言春秋二丁祭文廟遣大學士一人行

禮前一日御殿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廷試天下貢士上御文華殿內閣率諸臣以第一甲三卷面奏上親批定名次明日早先御華蓋殿內閣復於黼座前拆卷奏名中書填黃榜然後御奉天殿傳臚丘文莊公謂謹身讀卷即華蓋也華蓋讀卷外朝臣無由而至是日惟內閣得入殿內而九卿以下皆在闕限之外此亦一代典故

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祠則昌黎伯韓子也古稱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夫以土穀名祠亦

祭社之義宜以鄉先生主之京師燕地竊謂祀昌黎伯不若易以常山太傅嬰也

大興縣題名記光祿少卿新安尹校書隆慶四年立順天府尹丞題名記工部尚書豐城雷禮文也嘉靖三十九年立寮佐題名碑記二一爲禮部左侍郎鉛山費寀撰嘉靖二十二年立一爲順天府通判晉江張問仁撰萬曆十三年立

宛平縣題名記翰林院檢討郭鑿撰嘉靖二十八年立

古葬宮人之所謂之宮人斜京城阜成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屋以塼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爲洞四方通風宮人有病非有名稱者例不賜墓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傍右門承以斂具舁出元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土工移北安門外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塋井中凡宮人故必請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嘉靖末有貴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燼不願井者悉內地中

盧溝河畔元有苻氏雅集亭蒲道源詩盧溝石橋  
天下雄正當京師往來衝苻家介側故亭構坐對  
竒趣供醇醲又有野亭見貢仲章雲林詩集今一  
望礪礪并民居亦寥寥也

懿安皇后張氏性賢明魏璫誅戮朝士后聞楊左  
諸君子死色不豫者累月李自成入犯思陵將殉  
社稷傳旨後宮令自裁時周皇后及貴妃宮嬪之  
承寵者皆遵旨畢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帝  
怒拔刃斫其臂公主仆地而宮監王永壽方從懿

安皇后宮至白帝曰懿安皇后業縊死宮中矣帝  
乃走煤山自經當魏忠賢柄國時有養女任氏美  
而狡進之熹宗立爲貴妃及賊入宮任詭曰我天  
啓皇帝后也賊不敢犯旣而流轉民間或送於官  
永壽從旁竊窺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睨永壽面  
發赧旋閉目如不聞見者永壽終亦不敢置訐也  
永壽事熹宗不入魏黨甲申寇亂後削髮爲僧往  
來西山間談及故宮事輒語人云

通志堂集卷十六

通志堂集卷十六

三

